

## 目錄

英文版系列前言	7
致謝	9
導論	13
<b>1 拿撒勒</b>	<b>17</b>
參與的四個模式	21
說明四種取向	25
探討四種取向	31
參與的神學進路	39
<b>2 事奉</b>	<b>49</b>
達勒姆就是我的拿撒勒	50
由「為了」到「與……一起」的旅程	58
與別人一起的素質	65
<b>3 靜默</b>	<b>75</b>
靜默作為同氣連枝	78
靜默作為聆聽	82
靜默作為禱告	85

4 觸摸	91
觸摸我們的恐懼	92
觸摸我們的傷口	97
觸摸那空虛	102
5 言語	107
與彼此	108
向上帝	111
為上帝	117
6 國度	123
重拾信仰	124
復活	129
和好	138
拾穗	143
閱讀指引	145
註釋	151
關於杜克神學院復和中心	153

## 英文版系列前言

### 復和資源書系

復和資源書系是大學校園出版社 (InterVarsity Press) 及杜克神學院 (Duke Divinity School) 復和中心 (Centre for Reconciliation) 的合作計劃。這個書系處理的，是在破碎的地方中追尋盼望是甚麼意思。這些破碎的地方，包括家庭、城市、貧窮、殘障、基督教和伊斯蘭教、民族及種族分歧、暴力衝突及自然環境。這個書系嘗試就復和，作為上帝的使命，以及走向上帝在基督裏的新創造的旅程，提供一個全新和獨特的視角。每本書都由兩位領導人物合作寫成，一位來自踐行的領域，或者具有服務民眾的經驗；另一位則來自學術圈。每本書都以聖經的故事為基礎，連結痛苦和盼望的故事和地方，嘗試幫助讀者忠心地生活。所以這個書系內容十分豐富，結合了神學、處境和踐行。

這個書系孕育自杜克神學院復和中心的使命：**藉著培養新領袖，傳遞智慧和盼望，以及在外展中結連，增強領**

**導能力，在分裂的世界中推進上帝的復和使命。**分裂的世界需要有異象、靈命成熟，並具有走上復和之路所需的日常技能的人。教會需要新的資源——結合聖經的異象、社會及歷史分析的社會技能，以及靈性和社會領導的實際恩賜，才能夠在真實的地方，從教會到羣體，追求復和。

復和的服事不是專家的專利。它是上帝使命的核心，也是基督徒生活每天的呼召。這些書籍要裝備和激勵上帝的百姓，令他們在破碎的世界中成為更忠心的復和使者。

如果想取得更多資料，歡迎電郵杜克神學院復和中心查詢，電郵地址是 [reconciliation@div.duke.edu](mailto:reconciliation@div.duke.edu)，也可以瀏覽我們的網頁：<http://divinity.duke.edu/initiatives-centers/center-reconciliation>。

加通格萊 (Emmanuel Katongole)

賴斯 (Chris Rice)

中心聯席總監及系列編輯

## 導論

我們在二〇〇五年夏天相遇。森姆 (Sam；譯按：本書作者韋爾斯的暱稱) 剛從英國移居北卡羅萊納州 (North Carolina) 的達勒姆，擔任杜克大學附屬禮拜堂的主任牧師。他開始去了解本地教會和學生團體的情況。他想知道，他們相信基督最慣常在甚麼地方出現，他也想學習怎樣在那些地方「流連」(“hang out”；對他來說是個新詞語)。

森姆聽說城市另一邊的一條街上，會有一個守夜禱告聚會，記念一個在幾星期前於同一個地方被謀殺的年青人，他感到好奇。這聽起來似是森姆會預期基督出現的地方，於是他決定去那裏。在守夜聚會那裏，他發現有十多人，在炎熱得叫人難受的一個八月的黃昏聚集禱告，他們拿著紀念的物品，聆聽受害人的親屬說話，保持靜默，彼此表達溫柔和恩典。

森姆覺得這是他見過其中一件最美麗的事情。對於

事奉，以及對於上帝，這事幾乎表達了他所相信的一切。他從不覺得事奉——或上帝——是關於令事情變得叫人快樂。長久以來，他都覺得事奉的核心——以及上帝的心——是關乎令事情變得美麗，即使它們不能叫人快樂。但十五年的事奉中，他從沒有見過任何事情，如此這樣美好地體現這信念。

這一小羣人沒有怎樣說話，卻經常擁抱；瑪西婭身在其中，她統籌這守夜聚會。森姆和瑪西婭未曾交談便擁抱了。他們還未知道對方的名字，便在彼此身上遇到上帝。在他們第一次見面後的六年裏，他們在彼此身上，以及在他們帶到彼此生命中的其他人身上，繼續遇見上帝。這本書是關於那相遇，那些人和那位上帝。

瑪西婭長期參與非暴力達勒姆宗教聯盟期間，參加過很多守夜聚會。這次和以往的一樣，守夜聚會令她謙卑和憂愁，是言語和理性不能解釋的。聚集的人哀悼，據稱被另一個青少年槍殺的十五歲男孩。四周不見有何權力或影響顯露出來——完全沒有建築物、崇拜規則、名譽、金錢、學術或機構。（現在）回想起來，那天下午在這樣不受注意的地方遇到森姆，瑪西婭承認她感到很驚訝，因為他來自精英機構，有具聲望的職銜。她認為自己需要向他解

釋正在發生甚麼事。她記得自己說：「對我們無法估量的損失的惟一回應，是上帝無法估量的愛。」他點頭微笑。在那裏，主要是靜默和觸摸。接著只有很少言語。

\* \* \*

這本書是關於暴力的，特別是在一個城市的槍擊暴力。但這書的應用，超越這個問題和這個城市。這是本關於克服無力感和恐懼的書。它的對象，是覺得要關心困擾我們生命和社會的問題的所有人，以及要關心處於這些問題中心的人，但又不知道要怎樣處理這些問題，並且因為想到會遇到跟這些問題密切有關的人，而十分害怕的所有人。這本書是關於學習愛陌生人，走出第一步，跨越社會障礙，與別人建立關係。這本書是給那些發現貧窮是我們放在別人臉上的面具，用來掩飾他們的真實財富，而財富是我們放在別人身上的偽裝，用來隱藏他們深刻的貧窮的人。最終，這本書盼望能更新基督徒的異象，不單是對事奉的異象，也是對上帝的異象。

這本書結合了兩位作者的經驗和反省。第一章裏，森姆憑藉自己多年在社會弱勢地區中生活和工作的經驗，研究四種有相同之處但又獨特的參與方式。第二章包含了

瑪西婭的旅程，顯示她對槍擊暴力這個問題的理解怎樣改變，增加，最終給轉化成一些方式，是說明和解釋這些不同參與方式的。

在接著三章，森姆提出一個結構和敘事，整合瑪西婭部分時間擔任非暴力達勒姆宗教聯盟總監這工作中，遇見和分享上帝的那些豐富和具挑戰性的經驗，突出我們共同的信念。這本書以一事件作為結束，那事件將我們的事奉連結起來，使我們兩人所相信的，關於和好的一切，變得具體。最後，瑪西婭從她在這事奉的多年經驗中，提供十個收集得來的資料精華。





# 拿撒勒 1

我想到我與他們談論停止使用毒品和暴力的所有年青人。

我的生命可以給他們盼望。

——多爾西，重拾信仰團隊伙伴<sup>1</sup>

我已在達勒姆十七年。在這期間，超過五百人被殺。

還有多少人被槍傷卻沒有死去？可惜，我們要不是沒有這些統計數字，就是沒有公佈數字。很可能因為當權者

認為，總數會令我們震驚。

——羅恩，重拾信仰團隊成員

瑪西婭第二個兒子出生後，她加入了當地一間聯合衛理教會的愛滋病關懷小組。她加入這個小組，因為她很多朋友都死於愛滋病，或者感染了這病。但他們都在紐約市，而她現在卻於北卡羅萊納州的達勒姆。她感到自己蒙召，在自己身處的地方回應愛滋病的現實。事工統籌員希望這個小組照顧一個母親和她兩個孩子。小組需要做的其中一件事，是送孩子去醫院，因為他們經常在半夜發高燒，情況很危險。不需要為他們叫救護車——只需要有人接送他們。但當提到他們家的所在時，每個人的反應大致都是：「那太危險了。我不能接送他們。」

瑪西婭聽到後，她裏面的良知有很大反應。她自己也是個母親，同情心油然而生。她記得自己大聲說：「但那裏有**孩子**。」她意識到這是她自己家鄉裏的一個鄰近地區，那裏的暴力情況是那麼嚴重，以致有些人永遠不會去那個地方。對瑪西婭來說，這突然顯得極為不公平。她不斷想：「上帝，憐憫我們吧。有**孩子**居住在這鄰近地區裏。」

瑪西婭十分清楚知道，不單她自己居住的鄰近地區，**整個**達勒姆都是她的社區。那裏沒有地方在她的社區「以外」。而她會去愛，超越恐懼。知道一些鄰近地區的孩子活在槍擊暴力的危險下，令她不能自在地生活。她不怪責

或判斷那些說「我不能去那裏」的人，因為他們是對的。那是危險的。有人動用武器時，附近每一個人都有危險。你不知道那子彈會打中甚麼或何人。而且有孩子在那裏。因此瑪西婭與愛滋病關懷事工達成協議，她在那個地區會獨自工作，並接受他們監督和支持。

事工統籌員介紹她認識那個母親和她兩個孩子，他們都在愛滋病毒測試中呈陽性反應。那兩個孩子的年紀，分別比瑪西婭的兒子大一點和小一點。那個母親介紹瑪西婭認識地區中其他年輕母親。那個地方有很多孩子。一個美麗的年青女子問：「你會過來看看我的房子嗎？」她帶瑪西婭上樓，指著她嬰孩的睡牀，在欄杆上面一兩寸，有一些子彈孔。那個母親說：「這是昨晚的事。」

其他母親告訴瑪西婭，她們將孩子放在浴缸睡覺，因為那裏最安全，因為有人於駕車駛過時開槍。他們晝夜都聽到槍聲。浴缸是她們惟一認為安全的地方。（過去多年都有朋友從爐房致電給瑪西婭，因為他們相信，子彈橫飛時，那裏是最安全的藏身地方。）這些談話肯定了，在瑪西婭的教會中愛滋病關懷小組的人的擔心，也讓瑪西婭肯定，這不是上帝對這個社區的意願——這不是那國度。

「我們將孩子放在浴缸睡覺，因為他們在那裏最安

全。」這些話使瑪西婭困擾。她可以怎樣回應這些話？她很快明白，這不單是給她的問題。嘗試回答這問題時，瑪西婭有很多發現。這本書就是關於這些發現的。

這些發現是從這裏開始的：有些事情不妥。人們在受苦。對此可以、應該，也必須做一些事。但要做甚麼？應該由誰做？怎樣、甚麼時候、在哪裏做？會帶來甚麼好處嗎？這些問題令人麻木、絕望和犬儒。不想為了錯誤的原因，以錯誤的方式，在錯誤的時間，錯誤的地方，做錯誤的事情，令很多人——或許是大部分人——甚麼事也不做。特別對於如槍擊暴力這樣的事情。

因此，在好像北卡羅萊納州達勒姆這樣的城市，每年有二十五到三十人的血繼續從地裏呼喊。被謀殺的人中，百分之八十都是槍擊事件的受害人。在整個美國，每天有八十五人死於槍擊暴力；其中九個是兒童。每年大約有三萬名美國人，包括三千名兒童，這樣死去。美國的兒童死於槍下的可能，比另外二十五個工業國加起來，還要多十六倍。<sup>2</sup> 這些是瑪西婭聽到的呼喊；這些都是原因，使她知道她的掙鬥，不單是個人和當地的。

這故事，是關於對槍擊暴力這特定悲劇的一個特定回應。但它的洞見，是為了在很多艱巨處境中，很多富挑戰